

# 清 宮

红尘尽处

下

爆走金鱼◎著

朝華出版社

# 清々

红尘外

下

爆走金魚◎著



● 朝華出版社



引子 · 1

第一卷 · 格格

第一章 · 古北口 · 康熙二十二年夏 · 11

第二章 · 紫禁城 · 康熙二十六年冬 · 25

第三章 · 慈宁宫 · 康熙二十六年冬 · 38

第四章 · 紫禁城 · 康熙二十七年冬 · 51

第五章 · 汤泉 · 康熙二十七年冬 · 59

第六章 · 山东 · 康熙二十八年春 · 66

第七章 · 江南 · 康熙二十八年春 · 74

第八章 · 苏州 · 康熙二十八年春 · 82

第九章 · 南京 · 康熙二十八年春 · 100

第十章 · 观星台 · 康熙二十八年春 · 113

第十一章 · 行宫 · 康熙二十八年春 · 134

第十二章 · 回航 · 康熙二十八年夏 · 158

第十三章 · 畅春园 · 康熙二十八年夏 · 172

第十四章 · 紫禁城 · 康熙二十八年夏 · 185

第十五章 · 承乾宫 · 康熙二十八年秋 · 195

第十六章 · 北京城 · 康熙二十八年秋 · 202

第二卷 · 慧妃

第十七章 · 承乾宫 · 康熙二十八年秋 · 211

# 目录

Contents



第十八章 · 东六宫 · 康熙二十八年秋 · 228

第十九章 · 紫禁城 · 康熙二十八年冬 · 245

第二十章 · 东六宫 · 康熙二十八年冬 · 263

第二十一章 · 畅春园 · 康熙二十九年春 · 280

第二十二章 · 蒙古 · 康熙二十九年夏 · 289

第二十三章 · 紫禁城 · 康熙二十九年秋 · 316

## 第三卷 · 慧贵妃

第二十四章 · 紫禁城 · 康熙三十四年冬 · 333

第二十五章 · 紫禁城 · 康熙三十五年春 · 361

第二十六章 · 承乾宫 · 康熙三十五年春 · 374

第二十七章 · 蒙古 · 康熙三十五年夏 · 388

第二十八章 · 紫禁城 · 康熙三十五年夏 · 398

第二十九章 · 承乾宫 · 康熙三十五年夏 · 409

第三十章 · 畅春园 · 康熙三十五年夏 · 418

第三十一章 · 畅春园 · 康熙三十五年秋 · 437

第三十二章 · 永宁寺 · 康熙三十六年冬 · 450

余韵 · 457

跋 · 469

第十九章

qīnggong • kongjincheng

紫禁城  
康熙二十八年冬

宜妃确实没有被降封，一切看来如常，所有人都在纳闷，康熙与太后如此宠爱留瑕，为何没有任何表示？

然而，康熙与太后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，瞒着留瑕、瞒着众人，敲山震虎，康熙罢黜了宜妃的父兄，太后也不再召宜妃家族的女眷进宫，这些人突然失去了圣眷，错愕、惶恐之际，开始到处打听，最后撞木钟撞到了索额图府上，要请他去疏通疏通。

这索额图虽说丢了大学士，现如今只是个普通的内大臣，但是百足大虫死而不僵，在朝中经营了几十年的势力不是一时半会儿就打散的。他的家族仗着太子，也还是有人巴结，与太后太妃的关系也好，没有人敢小觑于他。

宜妃的父亲三官保陪着笑，对索额图说：“索公爷，我家这事……”

“没什么可说的，这是你家宜妃娘娘惹出的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得要你自

己去解才行，我帮不上忙。”索额图懒懒地吸着水烟说。

三官保有些傻眼，他并不知道宜妃做了什么：“我那闺女惹出的？”

“可不是？你家宜妃不谨慎哪！从前皇上就喜欢她这辣劲，你们家又巴结得太后好，宫里除了先头三位主子娘娘，也没人比你郭络罗家办差勤恳，宜妃骂人自然是不打紧，可是现在的承乾宫主子，慧娘娘，你知道是什么人？”索额图不咸不淡地说，三官保摇了摇头。

索额图睨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“论出身，堂堂的黄金血胤、成吉思汗的后人，这是远的，近的说，是科尔沁洪果尔老王爷家的人、太后老佛爷的堂妹子，这身份，莫说是宜妃，就是三位主子娘娘也比不上；论宠，除了我们家、遏必隆家跟前头刚过去的娘娘，谁能一进宫就封妃？论才，写得一手好字、满腹诗书；论貌，一半儿博尔济吉特，那是出了名的美人窝，再一半满、一半汉，三家好处都给她占尽了，你家比得上？论贤慧，是皇上的解语花、忘忧草，就这些，你家宜妃娘娘敢惹？”

三官保给这连珠炮似的话吓坏了，郭络罗家是镶黄旗的大族，向来自视甚高，但是留瑕的这些来历确实都正中他的恐惧，他讷讷地说：“下官竟不知道这些个根由，原来慧娘娘……”

“慧娘娘原就跟着老佛爷好些年了，老佛爷无出，早把她当亲闺女一般，册妃之后，那份亲热是谁也比不得的。我说老弟，你大约不知道宜娘娘闹了什么事吧？她在宁寿宫前指着慧娘娘鼻子骂，说得那份难听……你自己说吧！太后跟皇上能善罢甘休？没降封已是万幸，还能指望像从前那样荣宠不衰？”索额图说完，又捧起水烟“呼哧呼哧”地猛抽。

三官保搔了搔脑袋，还得要问计，连忙递上一张五百两的龙头银票：“索公爷，您一定有办法，我们同朝为臣，兄弟这点心意不算什么，只要替我们在慧娘娘跟前说说……”

“那我没法儿说，饶是我家那口子，宫里上下都熟透的，还摸不准慧娘娘的脾气呢！”索额图先把话说死了，但是还是把那张银票掖了袖里，又拿出一份折子递过去，“这份折子，你看看。”

三官保打开，抓着重点看，一瞄见“臣等奏请册封慧妃娘娘为皇后，统领六宫，以安圣母太后、以慰皇上圣心、以抚百姓……”他吃一吓，抬起头来：“索公爷，这……”



“看完了？要看完了就回去照写一本，也叫你家人都写，只先按着别发出去。我估摸着慧娘娘不久就会怀孕，到时候递上去，皇上必准，到时候，你有保奏之功，慧娘娘要倚仗你的地方还多着呢！”索额图收回本章，厚重的眼睑又垂了下去，阴沉地说：“让你闺女老实些，慧娘娘是注定要做皇后的人，我赫舍里家族倾全族之力也要保她做皇后。我在朝这么些年，门生故旧还是有的，你掂量掂量，早些给我回话。”

“是是，我这就去写本。”三官保被他吓得直打哆嗦，慌忙辞了出来，一摸背上，已是汗湿重衣。

索额图的弟弟心裕从后面绕出来，他一屁股在三官保刚才坐过的位置坐下：“三哥，这不像你啊！‘有了后娘就有后爹’不是你说的？怎么这会儿又要保人做皇后了？”

“你喝黄汤喝得傻了？从前太子小，怕皇后虐待，现在太子已经十五岁了，我看皇上对他不甚满意，不赶紧地拉个皇后起来保太子，难道还等明珠他妹子去吹枕头风？其实拉谁都是其次，我就不乐意便宜了纳兰家的婆娘！”索额图不悦地瞪了心裕一眼，烦躁地说，“你别在我这里添乱，去签押房帮着写信给我那些个门生，要他们都备好了本章，只等慧妃怀孕，就把奏折递上去。”

心裕答应了一声，转身去了，索额图叫了管家进来：“给慧娘娘备的礼都齐了？”

“是，都齐了。”管家抽出一份礼单，递给索额图，“老爷请过目。”

索额图拿过礼单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各式礼物，他拿着礼单来到书桌边，用笔画掉几行，又写上几行字，才扔给管家：“你竟是只蠢驴？不知道娘娘是个好读书的？送什么金银珠宝？送得过皇上跟太后赏的？蠢货，把那些字画、宋版书、宋纸、徽墨、端砚、湖笔都挑最好的去，再添两方鸡血石，就照着送男人的东西送，另外，僖娘娘那里不用去了，叫太太明日带上大奶奶、二奶奶她们，都去承乾宫拜见慧娘娘，明白？”

僖娘娘，就是僖嫔，她是赫舍里皇后的族妹，赫舍里家族在皇后去世后，原本都指望着她。虽然与赫舍里皇后有六分相像，但是康熙对这位小姨子却没什么感情，太子与这位亲姨也不亲。与她同时封嫔的荣妃、宜妃、惠妃都已经升妃多年，唯独她还是个嫔，索额图也只当她是鸡肋，食之无味、弃之可惜，勉强应付着而已。



“奴才明白。”管家躬身，出去之后忙不迭地把原本礼物中的珠宝抽掉，换上笔墨纸砚。

索额图看着那份奏折，他的手指轻轻地叩了叩“慧妃娘娘”四个字，低声说：“博尔济吉特，你的肚子可要争点气，太子和我赫舍里家的前程，都在你身上哪！”

索额图打留瑕主意的同时，已有人比他早一步与留瑕接触。佟皇后的父母带着还是贵人的小女儿来拜见留瑕，留瑕听说佟国维夫妻来了，连忙迎出承乾门，蹲身一福：“阿玛吉祥、额娘吉祥。”

“哎呀，娘娘，奴才担当不起、担当不起。”佟国维连连作揖，要妻子搀起留瑕，一群人让了一阵，才在承乾宫里坐定。佟国维先开口：“娘娘册妃之后，奴才一直没来拜见，实在惶恐。”

“阿玛说哪里话？真要折死我了。”留瑕客气地说，虽然称佟氏夫妻为父母，其实不亲，只是佟家在朝势力这几年越来越大，却只有一个还是贵人的小女儿，而且佟贵人二十二岁，册为贵人四年，还是处子，不免担心康熙会疏远佟家。现放着个当宠的留瑕，自然没有不巴结的道理，佟皇后让她进宫，也就是要让双方互相利用，心照不宣罢了。

“其实我们这趟来，是要来求娘娘一个恩典的。”佟夫人赔笑着说，拉过了佟贵人说，“我这小女儿，原先是先头娘娘宫里人，娘娘去了，这孩子就没人照料，娘娘既然喊我一声额娘，就求娘娘这个恩典，收了妹子吧？”

留瑕看了看佟贵人，却不太熟识，留瑕微笑着说：“既然额娘开口，我自然没有不应道理，妹妹。”

“还不快上去喊姐姐？愣着做什么？”佟国维对女儿说。

佟贵人身材细瘦，看着还像个没发育的女孩子，一双与康熙有几分相像的大眼睛不安而羞怯地看着留瑕，上前一福，声音又细又轻，蚊子叫似的：“姐姐吉祥。”

留瑕含笑点头，佟夫人又说：“储秀宫里没了正主儿，我这孩儿独自一人也挺无聊，娘娘既然认了妹子，好不好就到承乾宫来？姐儿俩说话解闷，这孩子只粗通文墨，读过几本《女则》而已，早听说娘娘是个女秀才，娘娘闲时指导她读书弹琴，就是这孩子造化了。”

“原本也没什么不可以，只是我初进宫，不好做主，待我禀过老佛爷，再把



妹妹带过来，这样可好？”留瑕微笑着说，这是正理，佟夫人也没什么意见，一伙人说了些客套话，也就辞了出来。

留瑕送客后，换上家居的旗装，她静静地站在正殿前，神色之间有些疲惫，宫女问她：“小主，您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……只是觉得……好像连这承乾宫……都快保不住了……”留瑕幽幽地说。

宫女大惊，连忙问：“小主，这是怎么说的？”

“做了正主儿，就不能拒绝别人到我这里做宫里人，可有了宫里人，皇上就是到了承乾宫，也不是我的了……”留瑕悲伤地说，自从进宫以来，她只有在人前才坚强，人后，一点点小事都会惹她难受，但是还不到哭的时候，她看着晴朗的天空，“在这紫禁城里，谁不是满肚子的不得已……”

“小主，您可要备着沐浴？皇上保不定今晚要来呢！”宫女说。

“晚些再说吧……他今儿不会来了。”留瑕淡淡地说。

夜深沉，寂静的宫中偶然能传来几声卖夜宵的声音，虽说远在宫外，却近得就像在西长街上走过似的，宫中管这叫“响城”，谁也不知这是什么个道理。夜露凝在明黄琉璃瓦上，顺着滴水檐滑下来，像一串泪，落入青灰色的金砖地上。

宜妃坐在自己宫里的暖阁，正在做一件霁青宁绸长坎肩，坎肩领子上缘着一圈貂皮，这貂皮非常难缝，又不能用粗针去穿，得用细的利针看准了穿过去，有时候太难拔，要用牙齿咬着把针拔出来。一向飞扬跋扈的宜妃，在做这件衣裳时，表情却显得柔和温顺。

一个宫女走进来，蹲身一福：“娘娘，乾清宫传消息，皇上等会儿过来，请娘娘预备着接驾。”

宜妃抬起头，惊喜地说：“皇上要来？”

“是啊娘娘，真是大喜，皇上可好几年没上咱宫里了。”宫女脸上也笑得开花，康熙几乎都是翻牌子让妃子到乾清宫，鲜少亲自来过夜。宫女们连忙帮宜妃匀脸、梳头、重化晚妆，换了件粉色团荷的旗袍，一般来说，过了三十就不穿红的、粉的，要给年轻人留份儿，可是淡色总显得年轻些，宜妃也只在康熙跟前才穿。

不久后，只听得外面一递一声传来轻轻的击掌声，宜妃平了平衣襟，簪好



一朵珠花，起身相迎。

康熙走进暖阁，随手把佛青实地缎面大氅往后一扯，自有人来收拾了，康熙一屁股在炕上坐下，宜妃快步过来给他脱了鞋子，康熙用脚随便地一指：“兑点热水，给朕洗脚。”

宜妃赶紧让人拿了铜盆、布巾来，洗脚洗身子的苦水还来不及烧，便用了茶吊子上饮用的甜水<sup>1</sup>，兑了凉水，半蹲半跪在地上给他洗脚，一边柔声说：“去年皇上说奴婢做的银狐大褂做工细，今年就想着给您做了件长坎肩，知道皇上尚俭，又听说今年进的貂多、皮又好，就用了貂皮……”

宜妃一头只管说，康熙却懒洋洋地靠着个大迎枕打了个大大的哈欠，宜妃见他疲倦，便说：“皇上今儿看来特别累，洗了脚就睡吧？”

康熙好像没听到似的，自顾自地翻看着一本老皇历，宜妃也不多说，给他擦了脚，穿上袜子，就侧身站在旁边，一句话都不敢说。

康熙翻着皇历，宜妃觉得他不时透过书本遮盖的余光在瞄她，心中窃喜，从皇后去世，都两三个月了，还没翻过她牌子，不知道他今儿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打算？故作这天威莫测的样儿？不由得羞得红晕满面，低垂着头扭衣带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康熙把那本老皇历一合，正了身子，瞑目端坐不语。宜妃见他这样，嘟了嘴撒娇说：“皇上……来了奴婢宫里，怎么也不说句话儿？”

康熙睁开眼睛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，淡淡地说：“宜妃，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？”

宜妃瞬间没了笑容，她随即明白了康熙的来意：“回皇上，奴婢愚钝，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事。”

“能有什么事？你在宁寿宫闹的还不够？”

宜妃知道他是来给留瑕讨公道的，一咬唇，倔犟地说：“奴婢在宁寿宫说的话也许是太过了，可是，哪一句不是实话？皇上心疼她，可她是个值得疼的人吗？撒娇使气任性，她哪一样少过？随便说吧，宫里谁不知道蛮装<sup>2</sup>是禁服，可她就敢大咧咧在主子跟前穿着蛮装到处跑，说是蒙格格，其实压根就是个蛮婆子，谁服气她？”

“你一口一个蛮婆子，可朕的额娘、还有先头的皇后，也都有汉人的血缘，这么说，朕也是蛮汉子？”康熙冷淡地说，话音不高，似乎只是随口说说。

宜妃一怔，她祖上八代都是旗人，非常自豪于自己纯正的满洲血统，平常



就很看不起汉军旗的妃子，却没念及康熙就带着汉血缘。心知失言，却不肯认错，扑到康熙怀里耍赖：“皇上圣明烛照，奴婢是无心之言、一时嘴快，可奴婢就是看不惯她那个狐媚样子，说句不雅驯的，她正是要男人的年纪，偏又是个公主胚子，娇贵得十指不碰阳春水，哪里懂得体贴您？皇上龙体为重，您是奴婢的命，奴婢不能让她委屈了皇上不是？承乾宫还是少去的好。”

“宜妃呀……无心之言，才最见真心。”康熙把她扒开，搬到一边去，盘膝坐在炕上，神情异常严肃，“朕一向喜欢真小人大于伪君子，宠你，正是因为你纵然使坏，也使得扒心扒肺、明火执仗。你给朕生儿育女，不容易，朕是个念旧的人，不会再有了新的就把你丢开。你爱伤谁，尽管去，吵翻了天都有老佛爷调解，朕不管。可留瑕不同，朕对她跟朕对你不一样，明白告诉你，她就是下一个贵妃。你对她要有点尊重，现在就跟她闹僵，你又不是个八面玲珑跟谁都好的性子，往后，她要整治你来立威，其他人起哄，朕也就顾不得情面了。”

宜妃的心凉了，她怔怔地看着康熙，她想笑着跟康熙撒娇，极力上扬的唇，只是抖起一个悲伤的表情，两行不知所措的泪滑落，用手蒙住脸，跪在地上哭了起来。康熙静静地看着她，宜妃之所以与其他人不同，正是因为美得张扬、爱得跋扈，往日的强悍、今日的脆弱，都是因为他，他知道自己就是宜妃的弱点，也是所有宫妃的弱点。

康熙等她哭了一阵，开始收泪，才起身把她拉起来，拥进怀中：“好了，把妆都哭花了，朕还看什么呀？”

宜妃顺势靠进他怀中，她知道自己与贵妃之位无缘了，让谁都可以，就是不肯便宜了留瑕，紧搂着康熙的腰，又哭得骄横起来：“惠姐姐、荣姐姐跟德妹妹，哪一个不好？我们姐儿四个都是一道进来的，她们做贵妃，我心服口服，可她一个小娃娃儿，又没有孩子、又不懂得伺候，凭什么做贵妃？皇上，奴婢不怕她整治，奴婢拼着不要这个妃位，也不能让她坏了宫中法度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保护起法度来？你跟留瑕，一个半斤、一个八两，最不守法的就是你们俩，可她现在低着头伺候太后、夹着尾巴与人相处，你骂得那么难听，她都硬忍下来了，谁还能说她现在不守法度？她才二十四岁，谁能说她将来不会给朕生个七龙八虎？”康熙淡淡地说，他感觉到宜妃的身子一僵，他的眼睛一眯，低低地笑了起来，暧昧的话语里，带着严正的警告，“再说，你怎么知道她不会伺候？实话告诉你，朕就喜欢她这公主胚子、朕就喜欢宠得她无法



无天，闺房之乐、新婚之喜，你也是尝过的，那才刺激呢！”

宜妃气得咬牙，康熙冷冰冰地把她放开，哼了一声，自去床上睡了。宜妃刚坐到床沿，康熙就一把把床帐拉下，假笑着说：“你的床借朕躺一宿，你去炕上睡吧！”说完，就蒙头睡了。

宜妃委屈得真想一头碰死，又碍着脸面，不能叫人去给她拿被子。走到外寝，见旁边挂着康熙的大氅，拿了过来，裹在身上，康经常熏的龙涎香顿时盈满鼻间。她闻着他的味道，却是冷得一丝温度也无。宜妃从没受过这等冷待滋味，她明白自己不贤德，可是待他是一片真心，伺候他这些年也是恩恩爱爱，现如今有了个留瑕，就把她一扫帚扫得干干净净……

宜妃泪眼婆娑，看着那大氅面上绣着寿山福海，底色织着团花，落花情深，偏是流水太无情。她恨恨地咬着大氅的衣领，锦缎在齿间摩擦，涩得紧。一边怨他，却又披着他的大氅来到观音神像前，泣诉着说：“菩萨，你给我鉴察！普天下的男人，就属他心最狠，我待他一片痴心，他待我倒是假！菩萨，你有灵有圣，惩治了他！我给你捐金身、烧长香。”

宜妃磕了个头，刚要走回去，又想起什么似的转回来跪下：“菩萨，您别动皇上，你惩治那个狐媚子慧妃吧！都是她抢了我的男人。”

说完，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响头，才回到内寝去，站在床边看着熟睡的康熙，心中一软，除了鞋子，轻轻地爬上床去，偎在他身边，轻柔地抚摸着，用被子把两人紧紧裹住，这才沉沉睡去。

隔了大半个紫禁城，留瑕静静地伏在被间，规矩缩在她身旁。她痴瞪着一双美目，这是她进宫以来，第一次整天都没见到康熙的影儿。她知道他去宜妃那里，也知道他去做什么，只是压不住深深的孤单，从前不觉得一个人睡有什么不好，然而，尝过云雨之欢，就怎么也回不去从前了。留瑕觉得有点后悔，不该让他去的，宁愿自己吃亏，也胜似现在翡翠衾寒。

想着想着，迷迷糊糊睡去，倒梦见了一只蝴蝶在宫墙内盘桓来去，她随着蝴蝶走，来到一个小小院落，猛地醒来，觉得梦中场景十分熟悉，想了一阵，才记起是小时候来宫里的事儿，依稀间似乎遇见了个男孩子，对她极好的，可她没问他叫什么名字，后来也就慢慢忘了。

那男孩子要还在，大约也跟她差不多年纪吧？留瑕伸了个懒腰，搂住衾被，把规矩抱进怀中睡去。



隔日一大早，留瑕便起身梳妆，给太后请安。陪着太后、太妃转陀螺玩升官图，这升官图上从童生、秀才、举人一路写到总督，这陀螺上写着德、才、功、脏，转了陀螺之后，得了德、才两字可以升官往前走，功字原地不动，脏字贬黜，可以玩一整个早上。

一群女人一边转着升官图，一边聊家常，这头却有人禀报过来：“老佛爷，苏嬷嬷来了。”

留瑕连忙起身相迎，太后与太妃虽说端坐不动，却也一叠连声用满语招呼：“苏大姐姐。”

留瑕等在门边，满洲风俗最忌扶掖，除非是真的不良于行或者迈门槛、下楼梯时搀一下，否则很少如汉家缠足妇女一般左右搀扶。只见一个老婆婆端正正走进来，先给太后太妃见礼，说的却是满语：“奴婢苏麻喇给老佛爷请安，太妃万福。”

这老婆婆正是太皇太后的陪嫁侍女苏麻喇，满人有个好习俗，叫做“看佛敬僧”，无论是儿女子媳，都比不得贴身侍女亲近老人，再怎么孝顺的儿女，也不可能时时日日地看顾，一切都要托付给侍女。因此晚辈不能对长辈的贴身侍女摆主人架势，毕竟人家是代行孝道的，加上俗话说：“打狗看主人”，要是对侍女吆七喝八的，就是不尊敬自己的长辈。

故而，儿女对父母的贴身侍女要当做平辈，孙辈要对祖父母的贴身侍女看做庶母，逢年过节送礼是不能免的，就是平日里也少不了要给些零花，这也不能叫做赏钱，儿女子孙没有资格给长辈的侍女打赏，而要说是添些梳头油钱。

康熙敬爱太皇太后远胜一切，自然对这“看佛敬僧”的事也看得特别重。苏麻喇跟着太皇太后从科尔沁嫁到满洲，又一路跟到北京来，情分不同其他，太皇太后对苏麻喇从来不直呼其名，而叫她“格格”；就是从前的顺治皇帝，对苏麻喇也要喊声“苏大姐姐”，太后太妃也都是这样称呼；康熙自己则是叫苏麻喇“额娘”；皇子女则称她“妈妈”，皇室一族对她尊敬如斯，影响所及，内务府的人也都称她“苏麻喇额娘格格”或者“苏麻喇额娘妈妈”，不敢拿她当普通奴仆。

太后只一颌首，太妃起身行了半礼：“苏大姐姐万福。”

太后赐了座，苏麻喇在留瑕刚刚的位置上坐下，换留瑕给她行了个双腿



跪安：“额娘万福。”

“乌兰图雅出落得越来越漂亮了，我看看。”苏麻喇拉了她来左右端详，微笑着说，“前儿皇上来看我，说乌兰图雅这些日子变得更好看了，我老婆子好奇，这就巴巴儿赶来要瞧瞧，果然是更漂亮了。”

“他们俩如今情哥哥、蜜姐姐的打得火热，不漂亮才奇呢！”太后笑着说，挤着眼睛对苏麻喇说，“每次来我这儿，眼睛都串在一起，眉来眼去的，看得我一个老寡妇都不好意思了。”

“老佛爷……”

“还害臊呢。”太后取笑着留瑕，其实苏麻喇这趟来，也是想来听点风月事轻松轻松，一群老太太闲着没事，总喜欢关心人家小夫妻的事情，三人把留瑕围在当中，东一句、西一句地把她问了个满脸羞红，趁个空儿溜了。

留瑕走在外东路上，转过弯，迎面，却见康熙和一个老太太、还有一个穿着团龙补服、冬朝冠的男子走来。康熙看见她，就站住了脚：“留瑕！”

“皇上吉祥。”

“这是显亲王跟老福晋。”康熙一摆手，又对显亲王丹臻与老显王福晋说，“这是朕的慧妃，科尔沁洪果尔老王爷家的格格。”

留瑕低眉掩去对康熙的柔情，向丹臻与老福晋一福：“老福晋吉祥、显王爷吉祥。”

“娘娘吉祥。”丹臻与老福晋连忙回礼。

“你刚从老佛爷那儿出来？还有些谁？”康熙问。

“苏麻喇额娘也来了。”

“哦？额娘来了？”康熙大喜，笑着对老福晋说，“老嫂子，你也好久不见苏麻喇额娘了吧？咱一起见见？”

老福晋哪有说不好的理，康熙也不放了留瑕，拉了她的手往前走，四人鱼贯而入。隔着丹臻与老福晋，康熙与留瑕强自压抑着想跟对方说话的意念。隔着康熙，丹臻不能多看留瑕一眼，即使他听见康熙喊“留瑕”，就知道这个美丽女子是他曾经的指婚对象。他惊艳于她娇美清丽的气质，他心中暗自叹息，该怎么告诉她，早在康熙十二年、他十岁的时候，就曾经在宫中遇见她？

那时，他在宫中迷路了，在英华殿附近遇见同样迷路的她，就一直惦记着、一直记得留瑕小时候的模样，白皙可爱。他也曾偷偷打听过留瑕的下落，



只听说她父母都在三藩乱中殉国,后来才知道她就在太后身边。丹臻知道太后有意把她指给他时,心头扑扑直跳,他向来希望能有一个红颜知己,其实他在之前就已经看过她几次,那时还显得青涩,今日,却呈现出一股说不出的少妇娇媚。他侧了侧头,看见留瑕的容颜,心中升起一阵爱怜,却不禁暗恨自己无福,让一场良缘付诸流水。

一群人走进来,太后等人乱了一阵,又换座位、又招呼,忙得一团乱,留瑕给他们安排着座儿,又一一敬上茶来。

太后先发话,宁寿宫已经好久没这般热闹:“咳,说你们大伙儿也真奇怪,不来,谁都不来,一来,就全都来了。以后我得排个班表,初一十五是苏大姐姐来,初二十六是显福晋来,这样我这儿就天天有客,多热闹。”

“母后,儿子天天都来,就没见您那么爱见,丹臻他们一来,您就开心得了不得,母后偏心。”康熙撒娇,他虽说已经三十好几,撒娇显得有些不得体,可是在太后、太妃、苏麻喇与老福晋眼中,他永远是她们的小皇上。

“还不依了。”太后笑眯了眼睛,掐着兰花指点着他说,“从前来我这儿请安时辰多长,现在有留瑕心疼了,连个千儿都还没打完,就忙着往承乾宫歇晌。人家丹臻多久才来见一回,自然是疼他一些,你呀!小山鹊儿尾巴长、有了媳妇忘了娘,还说母后偏心。”

“山鹊儿?留瑕,你什么时候长尾巴了?朕瞧瞧。”康熙故作痴傻,扯了留瑕来,要摸她背后,留瑕笑着打了他的手背一下,康熙叫起来,“母后您瞧,她打儿子呢!”

“该打,谁让皇上当着这么多人手来脚来的,讨厌。”留瑕啐了他一口。

“哎哎,你们两个克制点。”太妃出来打个圆场,微笑着对苏麻喇说,“苏大姐姐,你瞧、你瞧。”

苏麻喇看着他们玩闹,轻轻地说:“要老太太在,定然要拧皇上耳朵的。”

所有人都笑了,笑完,不约而同地叹了口气,康熙强笑着说:“都是额娘,提起妈妈来,听得心里刀剌似的。”

一群人说了话,围绕着太皇太后的往事转,宁寿宫里陷入了一种过往的美好,苏麻喇将太皇太后从前的故事娓娓道来,满洲开国时的那群英雄豪杰在她口中一一重现,当然谈得最多的还是后妃。孝端皇后的庄重贤淑,成就了太宗的一生事业;太宗一生中最疯狂痴迷的爱情,则给了宸妃海兰珠,一个二

十七岁才来归的再嫁之妇，她不算最美、不算最温柔、不算最聪明、不算最庄重、更不像官方文书上说的那样饱读诗书，她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女人，可就是迷住了太宗，甚至为她放弃征明大业。

苏麻喇说到这里，轻叹了口气：“人哪，是怎么说的呢？”

“人家不都说，满人情痴吗？先帝……唉……”太后低声说。

康熙静静地听，他从前不相信满人情痴这四个字，觉得那不过是满人敢说、汉人不敢言而已……他看了留瑕一眼，自有了她，这样的牵肠挂肚，是满人情痴吗？

留瑕也瞄了他一眼，眼波流转，皱了皱鼻子，康熙对她微笑起来，眼角余光，却看见丹臻眸中一闪而逝的痛楚，他心中升起一种警觉，脸上不露，又说了一阵话便拉了留瑕同行。

两人走在空寂的东长街上，眼瞅着承乾宫已经在望，康熙若有所思地拥着她的腰，留瑕轻呼一声：“皇上。”

康熙一看，是抱得太紧了，连忙松开笑着说：“真恨不得一碗水吞你在肚里，去哪里都带着。”

“黏得这么密，我还怕烦呢！”留瑕说。

“密什么？这还不算，待得晚间，那才是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呢！”

留瑕拧了他一把，嗔怪着说：“说什么乌七八糟的，光天白日的羞死人。”

康熙微笑，将她拥进怀里：“不说也罢，倒是你往后避着显亲王些才好。”

留瑕心眼一转，便知道他心中还影着她差点儿成为显王福晋的事，只随口说：“皇上不说，我也知道的。毕竟是外臣，男女有别嘛！”

“知道就好，朕去办公，晚上煮了好菜等朕。”

“欸。”

过了几日，留瑕禀过太后，请求把佟贵人转到她身边，太后应允了，督促着让六宫都太监去办，这一头，留瑕命人把承乾宫东配殿贞顺斋腾了出来给佟贵人；另一头，太后怕留瑕的宫里太冷清，又想多照拂着蒙八旗的姑娘，把几个出身低些的蒙八旗常在也塞了过来，都分配在西配殿明德堂跟后殿的两个跨院里。这几个常在虽说有些年纪了，相貌又普通，但是都是本分人，自愿做些宫女们的小杂活儿，与留瑕相处还算融洽。

“慧姐姐。”



佟贵人在留瑕跟前一福身，外面有些嘈杂，宫女、太监们正在运送着箱笼，那几个蒙八旗常在早已经安顿好，眼下都在自己屋里收拾，故而没来与佟贵人见礼。留瑕微笑着请佟贵人坐了，看着手上一纸太后的命令，是让佟贵人转来承乾宫的正式文书，留瑕说：“妹妹，你几岁入宫的？翻过牌子了吗？”

“十四岁进宫待年，十八岁才升的贵人。”佟贵人细声细气地说，看了留瑕一眼，又红着脸说，“还没伺候过皇上。”

留瑕有些讶异，十八岁才升贵人也未免太晚了，这样算来，入宫前后八年，又是佟皇后的妹妹，怎么还没翻过牌子？她温声说：“是你没打点乾清宫？”

佟贵人神色间有些幽怨，嗫嚅了一下似乎要说什么，最后只是淡淡地说：“其实我本来不该进宫的，姐姐说，我不是做妃子的材料……”

留瑕明白过来，她看着瘦弱的佟贵人，心中感叹，原来不是没打点，是佟皇后压着不让她打点……亲姐妹之间，依然猜忌如此，人心哪……

“妹妹，你别难过，既然来到承乾宫，我少不得要照应，皇上来的时候，你就带着十三格格来，时常见面，翻牌子也就是早晚的事情了。”留瑕说，她早就想好了，人都已经到了，不可能压着不让见，但是要她亲手把康熙送过去，说实在的，留瑕不甘愿，只能让佟贵人时不时地见康熙，其余的事情，全看康熙了。

佟贵人眼眶一红，康熙的英姿俊朗，在她心中，多少是有地位的，只是在宫中，别人看她是佟皇后的妹妹，也不靠近，她又与亲姐姐不亲，康熙眼里根本没有她，所以一直郁郁寡欢。此时听留瑕话中有意要撮合，只喊得一声“姐姐”，眼便走珠儿似的滚了下来。

“妹妹，你别心眼儿窄，耐心地等等吧……”留瑕柔声宽慰，又交代着说，“你一安顿好，就去其他的姐妹们屋里走动走动，她们虽都是常在，可年纪比你大，喊几声姐姐不少块肉，嘴甜些，日后好相与，嗯？”

佟贵人点点头，拭了泪，才起身去了。

当晚，康熙就坐着肩舆来了，这些年，他很少去各个妃嫔宫里，因为觉得跑去后宫只是浪费时间，所以都叫她们到乾清宫，有时完事也不留人就直接送出去，依旧起来办公。

走在通往承乾宫的宫道上，一弯如钩新月笼在夜晚的薄雾中。康熙突然